

# 智能红利能无限“吃”下去吗

□ 禾刀

《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作者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是经济学术语“新兴市场”一词的提出者。阿格塔米尔调查发现，许多原本从美国迁出的企业正在“回流”，而选择的落脚之地往往是原本被一些媒体视为美国生产日显“暮气”的“锈带”——他们大举进军智能制造，一条条“智带”油然而生。

几乎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便通过各种场合反复指出，许多工厂只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来一补”变成跨国企业的生产外包，利润薄，技术含量低，抗风浪能力弱。一旦当初靠着人力成本优势来到中国的企业，一旦面对新的成本优势，没理由不重新选择。有意在美国投资建厂的郭台铭，就曾公开表示对机器人前景十分看好，而美国机器人智能生产的成本优势很可能是郭台铭下定决心的重要因素。

## 人淡如菊

□ 夏学杰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日可读。”司空图在《诗品》中作如是言。

《孤意与深情》一书收录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风创作生涯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如《地毯的那一端》《母亲的羽衣》《只因年轻啊》《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愁乡石》等。这些散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张晓风对乡愁，对人生，对爱情等的思考。其文章真如余光中所言：“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瓔珞敲冰。”她的古文功底好，诗词典故信手拈来，且文字张弛有度，有韵味。

张晓风创作过散文、新诗、小说、戏剧、杂文等多种不同的体裁，而以散文最为著名。她的成名作《地毯的那一端》抒写婚前的喜悦，情感细腻动人。“等待是美的，正如奋斗是美的一样，而今，铺满花瓣的红毯伸向两端，美丽的希冀盘旋而飞舞，我将去接你，和你同去采摘幸福的幸福。当金钟轻摇，蜡炬燃起，我乐于走过众人去立下永恒的誓愿。因为，哦，德，因为我知道，是谁，在地毯的那一端等我。”余大纲说这篇散文“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

张晓风有着浓得化不开的小女人情怀，亦有这对文字美感的痴迷。忆故人，谈雅俗，说季节，写田野，论乡情……张晓风以女人之感性细腻一一娓娓道来。虽说其文字不免有些琐屑，不免有些小感悟心灵鸡汤之嫌，但它又不仅仅是自我小世界中的小陶醉，往往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正如余光中对其文字的评价：“柔宛中带刚劲”。

四十岁时，她依然要谈情怀，怀绝句里的神秘主义对象，因为，在一位中国人眼里，正是绘画艺术，出色地揭示了宇宙的奥秘。与中国文化的另一座高峰诗歌相比，绘画以其所体现的原初空间，所唤起的生气，似乎还要更适合于不只是描绘造化的景象，而是参同造化的“动作”。在中国，绘画本身曾一直被视为一项神圣的实践。”

看来，要进入一幅中国画，还真没那么简单，因为程抱一所说的“宇宙的奥秘”这个层次，在中国画中确实是存在的，而这个“宇宙的奥秘”，正是中国绘画始终指向的那个形而上的精神境界。

### 真没那么简单

读一幅中国画，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就是那些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吗，只要看两眼，觉得心情愉快就行了。不过，真的是这样吗？

法国华裔学者程抱一在他研究中国绘画的经典著作《虚与实》中说：“在中国，在所有艺术中，绘画占据至高地位。它是一种真正的神秘主义对象，因为，在一位中国人眼里，正是绘画艺术，出色地揭示了宇宙的奥秘。与中国文化的另一座高峰诗歌相比，绘画以其所体现的原初空间，所唤起的生气，似乎还要更适合于不只是描绘造化的景象，而是参同造化的“动作”。在中国，绘画本身曾一直被视为一项神圣的实践。”

看来，要进入一幅中国画，还真没那么简单，因为程抱一所说的“宇宙的奥秘”这个层次，在中国画中确实是存在的，而这个“宇宙的奥秘”，正是中国绘画始终指向的那个形而上的精神境界。

从顾恺之的形神之辩开始，一直到石涛的一画说，中国画家一直没有中断对这个境界的探求。这种探求是一种内在的视角，它不仅要发现“是”，更要发现“不是”和“所是”，经由“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是山”，通过一系列的心理转换，进而达到对山的本质的洞察。因此，中国绘画的美学精神其实也是一种哲学精神，与中国文化中道家的道、禅宗的顿悟和儒家的中庸等思想，有一种内在的附和。儒、释、道就这样共同作用于每个画家身上，只是因为时代的进程，个人的经历、性格、禀赋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侧重。像范宽那种浑厚广大的风景，儒家仁者乐山的成分就多一些；法常的墨戏就更倾向于禅宗的直截了当；黄公望清澈的笔法则含有道家的虚明；而石涛的狂肆中不乏深厚的笔墨，道和禅的面目都很显著。正是经由

国内企业尚且如此作想，市场嗅觉灵敏的跨国企业更不待言。或者说，“锈带”的重生，智能充其量只是一根拐杖，根本在于，这些回流企业可以通过机器人生产、3D打印等智能技术，以接近量身打造的生产，制造高附加值的复杂产品，形成智能成本优势。相比之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在科研实力和工程应用等智能建设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

阿格塔米尔指出，过去数十年间，我们近乎痴迷于创造尽可能廉价的产品，而接下来的数十年间，我们注重的将是制造尽可能智能的产品。毫无疑问，在“智带”建设中，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不能忽视的是，“智带”本质上是市场化的产物，缺少市场需求的激励，许多研究成果根本走不出实验室，甚至也缺乏研发动力。

与那些刻意弱化政府在中作用的经济

福克曼是首位“血管再生”理论的提出者，也是第一个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临床医疗的外科医生。他拯救了很多受肿瘤折磨陷入绝望的人，他曾帮助失去了半个下巴，面部严重变形的五岁小女孩，恢复了健康美丽，然而他却因此收到了来自世人源源不断的敌意，人们拒绝给他补助金、他的论文被退，他忍受了各种诉讼、降级、含沙射影及污辱……

他并不是最悲惨的创新英雄，另一位医学界的奇人塞麦尔维斯甚至为创新付出了生命代价。他生活在一个医生进入手术室不需要擦洗的时代，他站出来指出，那么多产妇死于手术台是由于医生在解剖尸体后没有洗手，由此将病毒带到了产妇身上。尽管他的洗手提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医院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甚至一度实现了零死亡，但是他的提议仍然遭到了医生们的疯狂反抗。

这些嘲笑福克曼，打击麦尔维斯的人是心胸狭隘的魔鬼吗？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创新，不

在我们眼里，艺术家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疯子，要么既是天才又是疯子。但其实在西方美术史的很长时间里，包括绘画、雕塑之类的艺术曾经都只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活。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开始正视艺术的创造性，特立独行的天才们纷纷横空出世。

谈及“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比之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似乎稍逊一筹，早逝使得他的成就戛然而止，留给了世人很大的遗憾。“他既不古怪也不忧郁。不仅如此，他敏捷能干，让每件事做起来都像举手之劳。这让现代人觉得他没费心血，甚至缺乏深度。”美籍作家李炜在《孤独之间》里为拉斐尔打抱不平。

在《孤独之间》这部为西方艺术和艺术家立传的新作里，李炜传记的首席给了拉斐尔，并用八个回合的巅峰对决，从“米开朗琪罗对决达·芬奇”讲到“拉斐尔对决永恒”，风流倜

学著作截然不同，阿格塔米尔始终将政府摆在“智带”建设的重要位置。相较于市场的急功近利，政府既可以做那些基础但创造直接利润低的基础研究工作，还可以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打造智力集群。

需要指出的是，“智带”诞生前“锈带”并非满目荒芜。实际上，历史上“锈带”区域曾诞生过大量国际巨头，因此形成了集配套生产、科研等于一体的智力生态。跨国企业的回归，无疑是对既有资源的一次成功激活，只不过不再是重回劳动力密集化的大生产，而代之的是智力密集型模式。

谈到“锈带”的复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曾在国内经济中占据绝对地位但后来又逐渐衰落式微的诸多大型国企。在特殊年代，国企布局追求的是战略安全，为此不少国企布局内陆三线城市。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企不得不按照成本原则向优势区位搬迁，由此形成

## 被误读的创新

□ 胡艳丽

肯接受新事物？

凯文·阿什顿在《被误读的创新》中指出这些人并非魔鬼，而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长着和我们一样恐惧新事物的大脑，“当某样事物是新的，我们的海马体很难找到匹配的记忆，它将不熟悉的信号发射给我们的杏仁核，这样会使我们感觉到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感到危险，产生反感、厌恶，甚至是恐怖的情绪。这是一种先天的条件反射，因为数亿年的丛林生活，已经驯化了我们的大脑，陌生意味着危险。不确定性带来危机意识，令我们对新事物持有偏见，本能地进行反抗。

创新的旅程是如此艰难，但人类却在创新的路上一路披荆斩棘，从化石块为斧头，变泥瓦为容器，到蒸气机的发明、信息化技术的大爆炸，人类文明的每一点进步都与创新者的努力紧密相连。

保守与创新是人类大脑中的一对孪生兄弟，保守来自于我们的动物属性，在一成不变

## 一部另类艺术史

□ 林頔

倦、挥洒自如的拉斐尔，跃然纸上。

《孤独之间》分作十章，李炜所选取的对象：乌切洛、委拉斯凯兹、修拉、马列维奇……都是开创性的大师，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审视他们的作品和地位，也许吃力不讨好，相关的论著早已汗牛充栋。如何写出自己的心得？比如，委拉斯凯兹的《宫娥》里的镜像，向来引人关注。李炜却把视角推向画作上方的空荡，他还把塞尔努达的诗作《破晓时分》的缱绻与委拉斯凯兹的宫廷际遇相牵连，“生命本身：抱负、梦想、初恋”，留白与逼仄，是否象征了委氏的处境呢？还有，假如把波希的《人间乐园》和中世纪的炼金术联系起来，那么，这幅古怪的作品中的种种违和之处，能否推论出较合理的解释？

审美是一种相当私人的体验。拉斐尔的优雅与明亮带给我愉悦，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则

具有中国特色的“锈带”。也就是说，照搬国外“智带”复兴模式，对振兴传统老工业基地未必适用。

当然，国内“智带”建设或可区别于国外“锈带”复兴模式而另辟蹊径。今天国内早就形成了智力集地，也具备完善的市场生产体系，其中也不乏在国际行业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科技企业，如果整合恰当，阿格塔米尔笔下的“智带”完全可以在我们身边重建。

总之，无论“锈带”还是“智带”，最终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还是利润，毕竟市场是逐利场而非道德场。阿格塔米尔抛给读者最大的疑问或是：继人口红利之后的智能红利真能无限“吃”下去吗？

《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  
【美】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 著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更有利于自身的安全，创新来自于我们的社会属性。在作为“社会人”的时候，我们宣传自己推崇创新，鼓励发明，欢迎改变；而在内心世界里，仍在做着一成不变的美梦，希望在熟悉的环境中，使用熟悉的事物，与熟悉的人交流，按部就班地执行相同的程序。比如，在很多企业、团体中，领导者宣称自己鼓励创新、乐于接受新事物，但组织中真正受到奖励的永远是那些遵从者，而不是花样叠出的创新者。

创新有着太多的迷途，但这中间最大的敌人永远不是技术与科学的瓶颈，而是人类自身对创新本能的恐惧和盲目抵制。创新的旅途上，遍布着人类与自我持续不断搏斗的身影，面对未知，保持一颗初心，清空大脑里的固有成见和模式化套路，也许你就是下一个乔布斯。

《被误读的创新》  
（美）凯文·阿什顿 著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带来叩击心灵的力量，如果我要列一份艺术的点将录，我会把拉斐尔的排名放在他俩之后。关于构成艺术欣赏的标准，观众的意见包括评论家们很难保持一致，甚至有可能相左。那有什么关系呢？艺术即直觉，直觉即艺术。面对艺术品，首先被唤起的应当是对审美(包括审丑)的感知。

李炜以跳脱的、诙谐的口吻，强烈传达自己的意见。他的书写不同于中规中矩的叙述，带有实验性的先锋尝试，在审美的情趣中融入了文学的轻灵、哲学的思辨。这是一趟美的历程，作家和他笔下的艺术家们，时刻流露不羁的自由姿态。这种“独”，或许有偏颇或夸张，但这正是构成文学和艺术，以及一切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的，最重要的东西。

《孤独之间》  
李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 新书导读



《傅秉常日记》  
傅秉常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系傅秉常出任苏联大使的三年日记。主要记载盟军在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的情况，也涉及国内的政治军事，以及二战后重建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关系。日记原稿由其家人珍藏，现经傅家后人授权出版。



《天生幸存者》  
【英】温迪·霍尔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三位母亲及其新生儿在大屠杀中挣扎求存的故事，但它同样也是对生命的礼赞，即使身陷难以想象的残暴乱世，我们仍然能够关爱别人，我们仍然能够爱人。



《从卡内基到常春藤》  
谷永青 陈或 著  
青岛出版社

这是一本亲子家教育书，书中讲述了一对普通母女精彩的成长历程。可襄助好妈妈是孩子的人生规划师。

## 如何读懂一幅中国画

□ 珊慧 整理

这些独具个性的画家的创造，中国绘画的源流从没断过。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中国的这些杰出的画家们，不断地在流变中寻求新的发展，而且无论怎么发展，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那个冥冥中的宇宙的境界。

“在中国，绘画本身曾一直被视为一项神圣的实践。”为了发现和揭示这样一个境界，中国画家把个体和艺术的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以求道者的虔诚来对待画艺，而他们所求之道却又常常与世俗发生冲突。因此，这些画家多是些逃离社会规范的人：他们或是遁形于山林中的隐士，或是游走于名山大川之间的浪游者，或是混迹于市井之间的佯狂之士，即便是当官，往往也是充满了波折，在仕隐之间徘徊。所谓“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正是这样一些人，把个人人格的塑造与画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眼里，艺术即是最高的生活，为了追求绘画的极境，他们往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像倪瓒的迂，徐渭的痴，八大山人的孤绝，都是画史中很有名的例子。

《怎样读一幅古代中国画》的写作目的，是想以诗意的笔法，通过对美术史中主要画家的生平、个性和画作的介绍，以管窥豹，多少能揭示出一点中国绘画的精神实质。

### 顾恺之《洛神赋图》

以顾恺之《洛神赋图》为例。曹植在从帝都返回东藩的途中，于洛水偶遇洛神宓妃，洛神那超脱凡尘的飘逸之美让曹植停住了脚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回雪。”曹植流连忘返了。他徘徊于洛水之畔，追逐着洛神的身影。洛神对曹植的眷顾也心有所感，隔着涌起的波浪对他投以哀婉的目光，潋滟的波光传递着他们之间情感的动荡。然而

### 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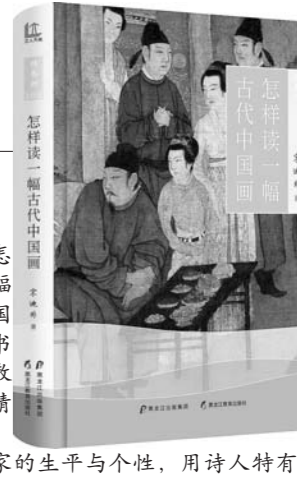
这幅画是以连环画的方式来进行构建的，在背景统一的画面上，以情节进行了逐段的分割。这样，每一段故事在空间上自成一体又互相连通，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从洛神出现的那一刻起，画家就以紧劲连绵的笔法，刻画了洛神多姿多彩的仪态：或顾盼，或凝神，

或飘摇高举，或迟疑往复。这种连续的刻画，很好地复现了原赋中对洛神微妙入神的描写：“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而曹植这个人物，就好像是一个表现视觉的点，以其静止而深情的伫望来展示洛神多姿多变化的之美。正是在这一连串的形神转换中，故事情节得到了逐步深化。初逢、相见、别离，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在起承转合之间走向了它悲剧的结局。在落幕的那一刻，我们不由得会感叹，人世间的美好都是不能长久的，往往在一个瞬间就归于幻灭。顾恺之很好地把握了赋中的那种人生无常的调子。而人生的无常、幸福的短暂、别离的永久，这一系列人世悲欢的演奏，正好也是魏晋时期文学艺术的一个主旋律。

“人大于山，水不容泛”。顾恺之在山水的画法上，还是遵循着前代的模式，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作为背景，这种现在看起来幼稚的画法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就像京剧布景中的那种假定性，与实景拉开了距离，烘托了故事的情节。

以形写神是顾恺之画学的宗旨，他在整幅画中运用了他所擅长的铁线描，张彦远说他“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雷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也”。通观全幅，形神完足，张彦远所言不虚。

《怎样读一幅古代中国画》  
宋迪非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怎样读一幅古代中国画》一书作者以散文的抒情性笔法，结合画家的生平与个性，用诗人特有的视角进行解读，使读者透过画作的表象，理解画作的精神内涵，发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和精深。